

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周俊炜 文/图

我的博物馆生活

普拉多博物馆门前的青铜雕像，是坐着的画家委拉斯开兹。

普拉多博物馆收藏着众多的西方顶级绘画，如尼德兰画家博斯的最好作品和意大利画家提香的最好作品，但受到世界瞩目的仍是其本国作品，其中当然是以委拉斯开兹、戈雅等为代表的西班牙画家。

在西班牙绘画史中，委拉斯开兹是重量级中最重量级的画家，普拉多博物馆中最大、最明亮的第12厅就是他作品的专室。

他最著名的作品《宫娥》就陈列在大厅的中央位置。画中的主角小公主玛格丽特，被手忙脚乱的侍女们包围侍候着，一侧是站在画布前执笔凝视的画家，后方墙上悬挂的镜中映出了在画外看热闹的国王和王妃，几个不同的场景被巧妙地整合在了一个画面空间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叹为观止的绘画能力，异于寻常的奇妙构图，平凡场面下的玄奥内涵——一幕日常宫廷生活的场景，被描绘得神秘莫测。艺术家的才智跨越了空间与时间，《宫娥》给了后来画家不断的震撼和启发，激起了后世天才们的“妒意”。现代大师毕加索就曾有回应挑战，以这幅作品为题材，画了几十幅变体画，奇思妙想，别出心裁，虽然与原作用各有异趣，但终究不能解构原作的强大。

委拉斯开兹在十九岁时就画出了传世名作《煎鸡蛋的老妇》，二十四岁时受到了首相的青睐而被推荐给国王，随即成为御用画师。此后，他的作品几乎都为国王、王室和宫廷所作。他为国王菲利普四世画了十二幅肖像，精准地捕捉到了国王的性格特点和不同时期的内心变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忠实于自己的良心和眼睛，没有企图谄媚取悦而去美化国王，没有把自己的生花妙笔降格成为牟利的工具。有趣的是，尽管他如此地不屑于“拍马屁”，国王却喜欢他，要奖励他，推荐他进入贵族团，却因为他的平民出身而遭到贵族臣子们的拒绝。但国王并不死心，又疏通了教皇，下了特谕，使他成了贵族。只是这一教令颁布不久，大师却辞世了。不甘心的国王命令其他画家，在《宫娥》中画家的自画像胸前添上了一个精致的红色十字——贵族团的标志，以此昭告天下，成为委拉斯开兹获得新身份的永世铁证。

在西方艺术史上，委拉斯开兹是完美的，让后来者不可企及，也让我望而生畏，我知道他是无法仿效的。我更愿意看一些不那么完美的画家，如戈雅，因为与委拉斯开兹相比，戈雅是有缺点的。委拉斯开兹是神，戈雅是人，他的画不如前者的“完美”，这会让我更容易地从凡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接受他。

同样，戈雅也是御用画家，只是比委拉斯开兹晚了一百多年；同样的国王查理也喜欢他，对他恩宠有加。无聊的国王经常去画室看他作画，拉着他摔跤肉搏，每当要分出输赢时，弱势一方的戈雅便使出绝招，一把抓住国王的大腿内侧——这是人体表面最不易防御的薄弱区域，疼痛使得国王的进攻戛然而止，放弃了唾手可得胜利。凭着与王室的亲密和熟悉，戈雅画了《查理四世一家》，像是一幅漫画，画出了第一家庭的集体尊严。在衣冠楚楚的装腔作势中，他看出了他们尊严下的滑稽。站在那幅大作前，我为国王和王室成员们感到悲哀。在画家的笔下，他们成了无处遁逃的猎物，无法遮掩身后那根隐约有残存的尾巴。但我也佩服国王的大度，居然不以为忤，没有勃然大怒而毁了画作、灭了画家。画中的王后面貌丑陋，像是一只老怪物，她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戈雅不喜欢她，在一组

铜版画中将她描绘成邪恶的老巫婆，几乎触怒了。虽然为国王喜爱、为王室重用，戈雅却没有改变画家的客观立场，他的深刻洞察力，透视出了王室威权下的虚弱。他与委拉斯开兹一样，没有奴颜和媚骨，不为权势和金钱所左右，迥异于通常宫廷画家的阿谀奉承、随波逐流，体现了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画家的独立人格。伟大，常常是坚持独立人格的结果。

戈雅是个侵略战争的反对方。他的代表作《1808年5月2日的起义》（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是两件尺幅相同的巨幅油画，一幅描绘了马德里市民与法国入侵者的搏斗；一幅描绘了失败的民众被枪杀的场景，表达了个人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但戈雅并不先入为主，他的注意力放在了绘画本身，以冷静超然的态度描绘了这个事件，体现出

超乎现实的“真实”，赋予作品以人性和永恒的意义。他还画过大量的版画，记录了法国入侵者的种种暴行。他是带着西班牙国民的正义感的，但作为画家，他知道应该落笔何处。

晚年的戈雅双耳失聪，双目几乎失明，蜗居在一民宿中，偷偷作画，秘不示人，创作了一批“黑画”。在画上大面积的黑色下，群妖在山中开会，弃家奔逃的人群张皇失措，巨大的魔怪在吞噬着人类躯体，山丘后露出的狗脑袋惊恐地望着占据四分之三画面的灰蒙蒙而可疑的天空……群魔乱舞，梦魔一般的景象，令人骇然，显示出作者的超凡想象力。这是画家心中的罗刹国！画面笔触纵横，手法自由，是老年时随心所欲的神来之笔。戈雅在看尽繁华后，对生命和世界的有了新的认识，没有说教和套话，完全是个人对于当下世界的深切感悟，抑或是对未来世界的警世预言。他无视王室的

恩宠，不属于对自己“高光时刻”的回忆，只是沉思于对战争的恐惧和人生的苦痛之中。真实，内心的真实，是艺术家诉诸艺术的唯一底色。

馆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西班牙画家，如将世界扭曲变形犹如幻梦的格列柯，画圣母纯洁堪比拉斐尔的穆利罗，描绘殉道者如悲剧英雄的里贝拉，善用强烈明暗对比刻画人物和静物的苏巴朗……我的一个已故校友曾说过，西班牙人才是真正的画家。是的，在这些古代画家之后，西班牙依然名家辈出，又有了毕加索、达利、米罗等现代画家，只是陈列他们作品的是在马德里的另一个博物馆——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一个文化就是以这样生生不息的可观形式延续的。

西班牙以普拉多博物馆为骄傲，普拉多以委拉斯开兹和戈雅为代表的西班牙画家而骄傲。



作者在博物馆书店



宫娥 委拉斯开兹



宫娥变体画 毕加索



查理四世的一家 戈雅



普拉多博物馆



1808年5月2日的起义 戈雅

二十四桥兰陵夜

——夏林林和他的常州古桥系列篆刻

周逸敏 文/图

夏林林在金黄柔和的灯光下，手握篆刻刀，一刀一刀在一方泰山石章料上雕刻着，过了好一会儿，他停下手，用小刷子轻轻地刷了刷，石头上清晰地显示出“润之桥”三个字。也许有些累了，他放下刻刀，点燃了一支烟，走到窗前看着夜空，他的思绪又一次回到了白云溪。

夏林林出生在白云溪的润之桥边，他从小就在白云溪畔和前后北岸来来去去，对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得犹如自己的掌纹。一条白云溪碧水悠悠，两岸垂柳依依，行春桥、润之桥、世丰桥、浮桥、惠民桥、甘棠桥……一字排开，就是一个古桥博览会。夏林林小时候常听老人家眉飞色舞地讲述当年的白云溪，那时白云溪“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一间间苏南明清时期民居风格的房屋，粉墙黛瓦，曲巷通幽。明清以来，文人墨客赞美白云溪诗文不计其数，清代学者洪亮吉称：“云溪之秀甲于郡中，环溪亦皆名族所居。”张大千也专门写白云溪作有《微波图》。清代诗人沈叔埏对白云溪有诗云：“临风纵棹独夷犹，两岸垂柳拂画楼。平底船行如屋里，常州景物似苏州。”一到五月初五，“酒入雄黄粽子裹，白云古渡赛龙舟。”白云溪上万人空巷，老常州扶老携幼来看划龙舟，盛况空前。从这些小巷深处也走出了7位宰相、5位状元、200多位进士，还是大文豪苏东坡的终老之地。上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人防工程和后来的城市建设，白云溪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到上世纪90年代初，夏林林也离开了生活了30多年的白云溪，然而那条清澈的碧流，永远流淌在他心头，也给他留下了无限遐思。

这个遐思日积月累，就变成了一个愿景：有朝一日要把白云溪的一个角落，哪怕是一草一木表达出来。

夏林林小学毕业后上了市手工技校美术班，美术老师林普善教给他许多技法，他还跟着当时常州很有名的工笔画家、客座教师丁楼辰学习工笔白描。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厂工会搞宣传，接触到书法篆刻，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一下子就拨动了他的心弦，他全身心地钻研书法篆刻。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参加了市文化宫美术培训班，史士明和缪法宝老师又让他的技艺日臻完善。夏林林也自由地遨游在书法、篆刻的艺术海洋中，孜孜不倦地吮吸着艺术的营养。那时，相关的专业书籍十分稀缺。一次，他得到内部消息，新华书店来了一批九本一套的《流派印章》，他十分兴奋，就想买一套，一看价格竟要200元，那时他每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踌躇半天，他还是一咬牙买下了。他特别喜欢篆刻中的明清流派，他学习了吴昌硕、单晓天、王福庵、陈巨来等人的书法篆意，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形成了自己工稳的印路。夏林林在书法的

道路上也一路疾进，成绩斐然，退休后担任了常州市书法家协会老年分会秘书长，书法篆刻作品也多次入展各类展览，有的还获了奖。今年74岁的他，创作日臻成熟老辣。

每每从常州的一些古桥边走过，夏林林心底总会涌起一阵阵涟漪，那些伴着儿时记忆的古桥，如今已不复存在。有一天，他走过小营前，“白云溪”三个字让他眼前一亮，一个创作题材当即确定：白云溪上和常州的古桥。他想用古朴典雅的篆刻形式，留下这些遗存在记忆中的古桥，呈现一个老常州人心中的眷恋。一个“文化工程”在他脑海里成形。

夏林林很兴奋，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不断寻访还遗存的古桥，留下影像，还不遗余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这些桥梁的文字资料。当他在东坡公园旁的飞虹桥寻访时，望着远处绵绵不绝的运河水，眼下斑驳的桥面，粗粝的桥心石，顿时一种苍凉袭来，他立即用手机拍下古桥的影像。这些古桥和他记忆中的古桥不时叠印在一起，一座座古桥越来越清晰，他迫不及待地创作构思。

他创作的第一方古桥印章，就是生他养他的白云溪边的“润之桥”。他采用半白文半阳文的设计，印面阴阳参半，十分好看。这样处理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出生在润之桥畔，天天从桥上走过，感情特别深。这座桥一半在白云溪，一半在后北岸，而且在我看来这座桥是有生命的，也会开心也有烦恼，用阴阳各半来表达是一种创意。”而创作“觅渡桥”这方章时，他想的是，当年“常州三杰”之一的瞿秋白，作为“江南第一燕”，他要去“辟一条光明的路”。怀着远大志向，瞿秋白从这座桥走出常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夏林林在设计印章时，字体采取很有新意的篆隶，在字与字之间设置了方格，字的笔画有的在格内，有的伸展出格，寓意打破封建束缚。这方章也受到不少篆刻家的赞赏。“文在桥”在千年常州府学的旁边。《书经》里说：“克昌厥后，斯文在兹。”当年宋徽宗为表彰常州府出的进士占了全国1/6，专门颁下推恩诏褒奖，文天祥为府学旁的进贤坊题写了“斯文在兹”牌匾，文在桥就取了“文在”二字命名。夏林林篆刻这方印章时结合历史背景，把“文在桥”三字设计在三个圆中，意为连中“三元”。

他在设计每一方章时都精心构思，力求表达出古桥的精神。“万福桥”采用满白文，构图饱满有张力；“惠民桥”是很细的铁线篆朱文，体现线条的流畅；“甘棠桥”则是动态的，中间打上斜纹，有沧桑感；“琢初桥”用错位方式构图，别具一格；“浮桥”有波光粼粼的浮动感觉……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他完成了用篆刻给常州24座古桥梁留名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了解到常州地区目前现存100多座古桥，其中有58座列入了各级文保单位，他十分欣喜，他说，还要把自己的这个“文化工程”继续下去。



上排从左到右：甘棠桥、惠民桥、浮桥、行春桥、世丰桥
下排从左到右：润之桥、白云溪
(这六座古桥都是当年建在白云溪上的)

我的牛倌外公

周家鸣

春光明媚的日子，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跟着外公放牛的情景。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已经过世了40多年的外公，给了我无私的爱。

外公杨林生，世居在常州最东北的原龙虎塘乡潘墅大队杨家村后巷。外公是一个庄稼人，生育了5子3女，年轻时虽然生活拮据，但却有人有方，孩子们个个事业有成，在有着几百户人家的杨家村，没有一个人不对他敬重，他被村上人称为最幸福的老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外公外婆已经60多岁了，虽然子女们均已在城市工作，他们也可以去城市享福了，但是，在庄稼地里忙碌一辈子的外公，丝毫没有离开农村的念头，还是坚守着他种田的信念。

那个年代，全大队也没有一台拖拉机，每个生产队饲养一两头水牛或黄牛用于耕田。年过六旬的外公担任了生产队的牛倌，饲养我们后巷生产队的一条大水牛。俗话说，牛是农家宝，种田少不了。外公爱牛如子，饲养

水牛那可是远近闻名。春秋夏季，外公每天牵着水牛到村外去放草啃草，他总是把牛牵到草茂水清澈的地方，让水牛轻松地吃草喝水。酷热天气，一般牛倌会把牛牵到河里，将牛绳系在树上就万事大吉，而外公却总爱找个树荫下的地方，让牛在树荫下休息。如果牛在水里，他就会在岸边用细竹竿不停地驱赶牛。而到了冬天，他则把牛牵在家里，牛圈里铺满了柔软的稻草，四壁挂上厚厚的草帘子用于挡风。

外公是不允许他人鞭打水牛的。队里的人牵牛去犁田，他总要跟在田头水牛，恰好给外公看见了，他愤怒地破口大骂，说不爱护耕牛，就是不爱护

公共财物，并汇报给队长批评教育。这也是我难得见到外公发脾气的时候。为了保护大水牛，外公向队长建议，让我那个老实巴交，干农活一流，工作认真负责的舅舅舅舅专门负责犁田。父子同心，视牛如命，把一条大水牛饲养得浑身油光光地，惹人喜欢。大水牛年岁逐渐大了，他更加用心，不容有一点点闪失。尽心尽责的外公成为我们大队牛倌的榜样。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拖拉机逐步代替了耕牛，生产队把耕牛卖了，外公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是外公最小的外孙，由于从小与外公一起生活，并在农村接受了小学启蒙教育，跟外公的感情挺深的。后来我转学到了城里，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到

农村去探望他。我总忘不了他一手牵着我的手，一手牵着牛绳在田野上放牛的情景；我总忘不了他进城后，我陪着他到人民公园的茶室去喝茶，到迎桂馒头店去吃小笼包子的情景；我总忘不了，每次送他到青山桥下街的北塘河坐班船返乡时，祖孙俩依依不舍的情景；我更忘不了1980年春天，我休假来到潘墅，看望生病卧床的83岁外公。他一见到我，立即笑容满面，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外公硬撑着坐起来与我聊天，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还关照我早些恋爱结婚，虽然讲话已经不很利索，但无一不显示出对我这个小外孙的特别关爱。午饭后不久，我准备回城，外公竟要舅舅再烧3个水滑鸡蛋给我吃，我再说刚刚吃了中饭，肚子还是饱的，但是老人家却坚持嚷嚷着要舅舅去做。无奈之下，只好服了。当着他的面吃完了水滑鸡蛋，他才高兴。告别时，外公一脸的依依不舍，我轻轻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大声说：“外公，我走了，下次再回来看你。”这时，我才发现，外公的眼眶中满是泪花……